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
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
金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
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
報費尤惠郵費全年一元半
年費九元半郵費九五折算

天京班

[illegible]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電話中央四一八九）

金碧霞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日 霞 筱 梅 金榮 支維 永 謝雲 王卿 張琴 夏蓮 張志 張雲 金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趙香蓮 蔡連法 高秀紅 高金秋
 戲文興紹
 二 五 八 廿
 半點五 半點一 日

<p>欲知請 社址在北京石 時局北晚報 世界日報 報章有華顧 京獨一 關馬大街90號 收洋十元</p>	<p>濟南 每月四角 如意報 全年四元 社址 濟南商埠緯一路如不另取費者則附贈如意不另收費</p>	<p>北京 宗正正大 輿論報 消息靈確 內容最富 取價極廉 社址省城 郵費在內</p>	<p>無錫錫報廣告 錫報現由外號人稱無錫張丹翁的吳觀齋改組接辦注重本邑及蘇省要聞內容視頭加增商務小</p>	<p>新康車房 二元 冊頁 手藝 點景 另議 一約日取件 ●收件處 濟南本報編輯部</p>	<p>春明外史 到了呢 張恨水君所著之春明外史都三四回計二十五萬言取選於信林外史花月痕之間描寫社會情態即傳神阿堵入木三分為兒女私情暗細賦風光綢繡排側通體自描文從字順絕無時下小說浮鑠與生硬之弊全書分訂兩冊定價壹元另售八折上海方面由本社總經理發售第一批書到無多欲購從速</p>	<p>保 劇詩議限命石元翠一尺 代律四 世界小報營業部啓</p>
---	--	--	--	--	---	--------------------------------------

問譯集述

伯超

萬壑齊鳴，維時陽已將西去，深以春途窮爲慮，旋遙門阻途，疑卽西門，遍近采然，遂竟將迷途有茫，不知所往矣。

迺西童子門，卽天岳墳，蓋觀音山北平之陰，如由此

約威爾尼阿摩士巴拿馬橋，爲世界最大之橋樑，架設時材料之費，共用二千萬弗，橋長七千英尺，橋上建有鐵道線二條，自動車道四條，人道二條，馬車道二條，其寬各一百四十英尺，兩岸之塔，乃由鋼鐵造成，掛之以重型鐵線四條，各長三千英尺，

恩兆

因每逢散班，定例亦演六國封箱
本，特演至蘇秦封相策歸，合家
闔下場後，由此等角搬演馬天
打大翻以送客、故名，并且翻筋
之名目，亦至繁夥，曰急翻、平
急翻之中，又有全月、半邊月之
，有屎鋪，有大翻屎鋪與大翻
類，不過照例可以偷懶下場，非
大翻之必須全台翻滿，始能下場

其人所行之仁義、亦僅在口頭而已、辯之急者、其情僞、詆之急者、其情亦僞、之直徑凡八英寸、乃合鋼鉄線七千六百萬十六條而成者、而其

賢女傳卷一

台角落地一面須向東者則爲大朝，若在西邊西邊起翻，翻至東邊落地時，面仍偏向西者則爲探朝、近日粵莊流行，亦謂曰豎起大，僑關大朝之包尾大朝角色，一四中亦僅不過二、六，大抵皆祇能翻兩厚而已（待續）

零星起話

范菊高 冰雪酥（象徵的）

菊高在快活林、化名叫做開水凍、有一位麗中君、一再猜射他的奇異化名、兀是猜不着、但住在扣扣早已猜透、不過不高興多事罷了、按開水凍的名完

生動	趨上南嶺	度三台，謁千墩	佛聖障，
荒雞一唱，晨鐘	翌晨	振衣千仞，疾馳	下岡，日既午
明鏡，不幸爲我		惹悲風場，無復	香火道場，苦提
		獨具氣概，惜乎	莊嚴妙相，果然
		以爲奇勳進，敗	嶺，鄧雙宅二枚
		嶺然可笑亦後可	擱，擱雙宅二枚
		解事之寺僧，偏	擱，擱雙宅二枚
		悶，一腔悶，而不	觀，舒胸中之積
		朝山進香之徒，	則爲知者素見
		皆須齋戒，故廟	朝山進香之徒，
		亦豐具素餐以	則爲知者素見
		侍然，然沈一涉	積，則山僧所供
		盡屬鴟鵂魚肉	盡屬鴟鵂魚肉
		大解脫耶。大	慈慈然，正恐都
		未必需，翌晨	荒雞一唱，晨鐘
		生動	趨上南嶺

一條能耐重一萬萬磅
、塔之重量、共三千
噸、橋之海拔水面、
凡三百三十五英尺云
俄國蘇甫路堡城外
、最近發掘古墓、發
見二千年前、琴伯里
人骸骨四具、因琴伯
里風俗、屍體遍塗赭
石、故骸骨俱作赤色
云、

手改造澈底修理一俟工竣卽行開
幕籌備處暫設四馬路丹桂第一台對
門二百零二號

何獨不然、西人僑集中國女子爲男子玩物者、亦以女子不求學、

欺、遺爐忽焚參戰卷、打針初學走
方醫、忍教老奴先丟命、萬更親家

破涕文選

(民哀輯)

—

7

基督教內有兩種大禮，一種叫聖振盪、一種叫洗禮。現在基督敎中，第一等人物，自然要推那位馬二將士，他代耶穌主耶穌、宣傳道理、爲救盡方、其功實在不小、譬如陳二庵和曹鍾吳佩孚、乃是受過他的聖振盪的、陳建章閣下那公相、乃是受過

（七）俗話說：『人不能不穿衣裳』。俗話又說：『人不能不穿鞋襪』。而中華素衣飾爲耶、母欲爲兒備服、蓋以此費爲阿珠添棉夾衫夾敷數件俾免冬日、寒之若則兒受母賜多矣、方氏以其言之有理、從之、因是女自御之衣皆不麗都、而阿珠所衣、亦潔淨不污、毫無破綻、自外人視之幾莫辨其孰爲女、孰爲婢也、尋有富室、姚某販土成家、積資萬、聞女賢、央謀爲其子語、久之乃含羞答曰：兒聞姚某家畜一、訊訴女、女始俯首不語、久之乃含羞答曰：兒聞姚某家畜

滄海月明珠還光

巨珠

高帽子不知何許人，其頭大而長，故帽亦巨且高，人以其氏高也，輒呼之曰高帽子，而不名其真名、久之，其真名反隱沒不彰矣。

帽子性和平，好交際，常因官吏輩，得入權要門內，權要見之大悅，咸樂與之遊。其名乃大著仕途中，

二
更
擢
皮
二
院
院
任
提
彈
劾
案
、
安
薪
稅
弊
不
遊
移、

高帽子傳

念
壩

○謝禁纓足表

爰忽視其蹀躞一子，難以扞步
婦嬬妻，以七尺吳絳，甘同齟齬
用一升麥粉，竟成漏網之凶、
賊夫天子，世風暴矣，仁者傷之
虧足，濯無須酒，已幸舒眉
垢埃梁州之敗，曾自想遐思
、折逢盛世，幸沐深仁，婉無
、敢效徐月英之履，吾且溫柔
歌歡夜月，不索人扶，從此玉
詩，不愁踐，離由他苦鞋履發

步而趨亦趨，豈無妬
之慘，或有乳糜成婢
脂虎豈異伊人，紅粉狼
麋，豈智不如葵？何以洗
面，豈不自知？未嘗以沈
麗華之能，而難細滑
飾春花何須郎抱，
永絕裏雲，詠杜牧之
雪，登謝安之嶺，殊
光明途境，

知天地皆逆旅，不必更求
衆生皆眷屬，所以轉成冤
孽絲糾斷，煩惱從何處安
滔滔，清虛同此中立脚，
盡之意則味深，留留不盡
多，奈何雲盡衆生，都不
光明途境，

編輯完了

境、視
我願
世慮
情留不
意則趣
走入此

他間接洗禮的、郭聖寶德全李序青曾執徐樹錚這些人、乃是受過他親接洗禮的。像他這種行爲、如書寫墨絲、拍開金鎖鑰、忽忍見卿詩、潮水之詞、固未可盡信也、與色不_二行_一於兩院、異不_二行_一於教門、替將來宗教、損不少。因睡、咳、得、

生香館詞稿中、多異態語、如臨江仙云、記得風荷昨夜雨、燈前偷譜春詞、初吟未妥怕人知、人來作弄筆、推開海棠枝、惆悵影驚工寫讀、一方純帛曾遺、珍珠密字寫烏絲、拍開金鎖鑰、忽忍見卿詩、前半篇聞中少年情事、歷歷如畫、後半即轉入慨歎、有不堪回首之相、

或謂生香館詞作者李佩金、蓋所獨有詞、

遇非人、故抑鬱半生、青年早梁賦別、示能冇是齋主人、惜

懷、溢於言表、且歷訴相聚時、即仇儷之間、未必不睦、後

處憂鬱、又不如懷杏梁燕子、

相守、記得黃昏耿靜坐、小室

以半、正月上燈檠立蕊、小別

（未

諸君迷。知轉子得權要所親信也。猶而稱道之。頌揚之。往往博得高職美缺。以是凡其利祿之心者。莫不視為利器。奉為正宗焉。

傳者曰。轉子亦可謂一世之雄矣。問自古及今。其徒衆之多。勝敵六合之內。莫不覆河沙數。且數千百年來。從來未有絲毫失敗者。噫。閉子之道神乎哉。怪怪其有高橋突矣。

此輩之勾誘陰謀、至於出入
其暗操神女生涯、可憐無和
知婦、孰具大智識、而可脫
幼婦之蹤、則就雙鷺、難化巨
、倘有孝女從征、秣馬荷戈、
濕地赴約、躍過沙洑、亦欲天
笑勝雀躍、臣妾無任跼蹐歎
作之至、

第五節 沈小慶與惡虎村

主行不

鐵雲社
備消息

酒醒夢遠、賦詩自遣、傷心人

口時事打油詩 既翁

重論、
精神恍惚語支離、統一難期祇

要
待債台高築至困迫不堪之際則勸

附近商店店夥、富家僕役居

那一天，金四到沈小慶家內張望，剛到沈家門前，小慶送沈大腳出來，金四見了，越發自信料事如神。

不巧在

鐵雲社，爲彭寧蘭沈陸雲兩君所締家談社址於本埠祥安路四八號，其中社務，均屬於社員權利者甚多，除出版報紙外，又有介紹職業，及俱樂部等項，組織頗爲完善，現方徵求社員，如願入社者，祇須繳納社費兩元，便可享受各種權利，該社將來，定可發達云。

別有懷抱，既非黃河遠上之比，亦非蜀道蜀人之作，信筆所之，大有箇在弦上之概，讀者幸毋疑我爲舞劍之項莊也。一笑，

修談革命太無聊，王氣春明已點消，世事十年三覆瓿，人材百個一難挑，世無眼淚磨灰地，念到眉角似火燒，總有一天同倒運，大家窮得赤條條，

不成事體也稱尊，應科破頭也骨疼，魚尾鰓長說廣話，豬仔觀態客深恩，良宵神祕迷牛角，內閣新潮過帝閣，菩薩曾經磨殺觀，彌方觀案，

舊詩作印，紅文不准過邊，自吳一腐首劉不到此，格，隨以紅文逼邊趕創，一時未議方鏤破鉄多宗，

然力薄者仿最易深爲粗切宜慎之，可供紅文逼參考者，曰瓦、陽文古、古封泥等者，其注意也，以玉爲印，然昆吾

印活

可得矣、金品翡翠器頗多、但未見
不受刀、必破爲
之、則脫俗乃輩
、是非含易艱難
而何、伍印極古
雅、余久思以宜
與、制成幾以
等紐、士不呼得
、上海舊有宜與
器頗多、但未見
印紐也、印之適
刀、莫如石、石
以青田爲最、次
勒威金、喜山火
之、其他未刻過
、不敢妄猜、外
此、牙紐亦佳、
南印人謂雕齒、
袁寒雲之鑲交也

已不知凡幾、多數人士、
希羅麗鑑、切實整頓、不特
離識風化、且可保全無數受
恩男女之生命財產云、

限水 寸 鐵

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然觀近代軍閥、無一自
知者、遑論知彼乎、其勝敗
乃碰運氣耳、

借銀兩哩，越想越惱，恨不得立刻剝臉，鬧他一頓。水、心思了一想，此刻鬧了一場，一氣絕往來，以爲這小、這斷難了，姑且忍耐着，不肯輕放過這回，今、怎麼今天不見你家老太太，小慶道：「不要說起起，家裏，肝氣痛着病復發，疼得厲害，起不來炕，所、在的那裏哩，金四道：「這就吃些平肝降氣的丸丸，小慶道：「先那裏客坐地，開讀了一回，今、連服了王府肝丸，病就好了，這一次，大夫也請了好、連服了好幾帖煎藥，却一點驗沒有，大約總爲何

花要下忽幾還管一位置